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內編

高尚

前言

往行

畸人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 內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高尚

前言

羅一峯曰呼菊爲朋結松爲友與麋鹿爲羣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奇水獻其淸月獻其惠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各獻其所有

林見素曰一腔淵靜百念灰寒牀散帙以無收琴無弦而不御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內物

何孟春曰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曰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

有異鳥其名曰鶉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之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而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是哉

懷麓堂日記曰余友實悅耕之詩如閱世二律見理甚明錄之以聞同志一曰人生安分只逍遙莫向窮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處勝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何如劉阮醉陶陶二曰積錢多金生怨尤一温飽外更何求自甘韜晦陶元亮不愛贏餘馬少游何取纍纍兼若若終成莫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高蘇門曰僕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在牖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古人之所以興也

陳仲醇曰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對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

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能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寞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王錫爵曰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倜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沒淵與世俗疏闊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皎然非苟爲奇怪不祥之事以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矣考之史傳所評卽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及後談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怪驚奇以洗耳鑿坏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斁矣夫是非鬼蜮烏有立談相詬自屏于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兩稱近之矣由其道雖跡溷闤闠其所以稱之爲逸民者固在也

又曰方今之時事之踐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在焉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練事耳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巖穴大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惱皆菩提矣

耕野子曰山深林密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聳壑樵者相與謳於林漁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壤以慶豐年古琴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攜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然得乘輿輒飲不着意去留倦鳥投棲流雲迓洞夕陽御麓月上衡第四壁蕭如入窗玲徹醉歸來而吟自在臥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其為樂與否

往行

陳遇字中行號靜誠建康人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允之薦之上以旣見書聘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即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壹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為諫上大悅賜

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沈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荳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恆欿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鑿鑿有據學士周公叙

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司延爲鄉飲大賓幅巾深
衣曳杖逍遥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
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蘇之吳邑人初父某爲閶門南市人市藥以文讐
紛拏挐之爲己助半軒尚髫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
或遺主媪老好聽稗官家說即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語
若能讀書否耶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罄以所庋經史
諸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于城北然家徒壁立幾
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長洲有沈達卿其父號萬三者貲
雄當世爲禮聘于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概麾去曰使金塢
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耳何濫取多田翁爲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
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何旦暮所難遂
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修然生當明月高炤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賡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風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炤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衡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玩物怒曰舉世無知我惟此花爾一自怡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漁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義烏人宋濂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岨崍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號

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
興起歟繼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炤映後先其安有不
同者歟士之沉酣聲色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
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
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吳知州履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德基交甚狎時亦
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
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
之濂曰而愼毋出戶絕世事勿與交吾之敎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
家知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云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
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于本省聽辦事
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
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

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伯輿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廸代之死故易今名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元末鄉貢進士國初選爲國子監學錄歷學正高皇帝親擢爲編修衡詣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麤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于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嘗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六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旣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篤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詔

至京師甫就館舍自宰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
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目久之旣退問羣臣皆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
考試官及竣復辭歸竟以壽終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至千五百石者
卒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授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
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劉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元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
不見幸矣謝官適去會上卽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
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楊寅江都人府學生永樂初召書令字旗高丈餘一揮稱旨賜金帛鞍
馬命署泰州辭不受後徵入京乃避地山西十年始歸
王孟端紱常州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

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瓌岸議論踔厲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收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禮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之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着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手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

高給事舉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蕭然舊廬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唐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其廬至里門即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留于對食

于欣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庭屋水盈尺許公帥妻子濬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仕不益家投鍤於地誤傷公足即斥之終身不面郡太守西蜀黃公瓚為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

閻仲寶字光甫隴州人景泰丙子陝西解元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嘗為吏部考功郎典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歷浸深且大拜累疏乞歸田太宰濟南君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為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至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歲收所獲以自給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恆藉官府聲勢以為重以走其本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

朱璀字楚琦寶應人通尚書周禮為詩體韻道逸其性嗜琴畜有雙鶴

鄉人稱爲琴鶴先生大學士費宏常曰戴安道之流也景泰間都御史王竑欲薦之寧聞輒遁去後與修天順實錄及淮揚志贈遺俱不受張太守寧以病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云

劉昂字孟頫號蘭谷汴梁人以貢歷襄城訓導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鐫魯齋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遊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乞致仕歸築室于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藝則往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一赴鄉飲而已

羅憲副循兵備徐州日鎮守太監張信驕横嘗密請勅得節制兵備官
聞公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副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
臣爭不能得公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願也不復待次
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法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
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
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舂稻食稀
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概散籌汗津津下不自知鄉人見者笑
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公應曰我固畏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
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公嘆
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棧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
力辭吏部以公辭甚力因不復强

王陽明先生養痾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
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蹻走嶺南訪
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黄石今年訪白沙云璋

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王雅宜營遺友人書曰總髮以來連不得志于有司樊維檻束動觸四隅似亦可憤然性喜曠蕩不耐擬擬身世浮沉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隄之障水莫能暴齧我生不有命在天戚何益也但家本酤徒生長鄽市入則楣桁塞目出則踦足躡履呼籌握算之聲徹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還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近逐鹿褭斷經絕愈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躭文詞登臨少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綴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飢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試日夕私賀而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頃來放浪無似日增駭蠢漸不覺有官司城府時行村野閭閻師里胥行談途議則怛然驚疑他日雖欲衣冠揖讓更從諸君之列恐踉蹡羸率重爲執禮者譏笑矣

吳敏道字曰南寶應人生有異才爲諸生時邑人朱曰藩見其詩異之謂某求友于天下四十年不意即在東家與爲忘年友名縣起後貢入國子未幾焚巾服歸隱湖上其鄉人犯義者常畏其知有疑輒就問之有賈人被罪非實爲白理官出之其人函百金謝力卻之其人因構亭徵詩名卻金亭

許相卿字□□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禮科給事初授給事即以內艱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言爲諫議樹棹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詛不入公府則漏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啓翅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令貴人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走匿舍不當如是吾詛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海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生平不事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歲時行

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溷諸公哉終身不受一錢也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盆礴下上遇山僧野叟班荊爾汝即喜與爲飲食或曰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瀟灑自幼時即慕李泌之爲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爲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爲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决科曰是無烟火氣者遂舉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進士高等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遍遊海内名山凡泰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内艱服闋起授比部主事尋復以憂歸築室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性有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爲方外交藩臬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侍御史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函峰爲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

姓諱文興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爲號年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

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截其味中年項上結一疣令人大棒搥之不知痛人以爲丹成之驗故信從者衆或曰昔人謂康節別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其不別是一般人品歟

王僉憲問既致政歸足無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與至舉筆或書或畫輒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頤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晰夕忘倦其人品高潔可想見已

趙僉事勳嘗以御史歸見泰泉先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司曰御史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參議者分宜氏壻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爲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紫陌矣

九山散樵者不着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於內已倦遊謝去曰使余處蘭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跡俗閒徜徉自肆遇山林進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陵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册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十七條所至攜茶竈拾墮薪汲泉煑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檀詩二章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如此常自命散樵曰吾逆旅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爲山藪述作爲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志於理義中以爲歸宿若是者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畚縁塗徑躐進以倖取世資處盤錯剸劇理棼以遊刃時用二者余既不然則使余攀巒躡阻狎猿猱羣虎措身荆棘之場肆意戕伐累苴拾以厚封殖而後爲眞樵者乎已矣客

非知樵者也樵陸公樹聲也傳其自著云

劉菊莊嘗次聶大年韻題詩南屏淨慈寺壁云步躡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團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支那踏徧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亡飢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按察使秦和曾蒙見之笑謂寮寀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

潘時雍錢唐人簡淡力學詩句脫塵號灌園生徐公一夔爲之序曰錢塘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持視當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三百步而近者地十餘畝古井一區宋肇院基也入于民居久矣荒棄弗治暇時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既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綴橫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橰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敝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擷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鬻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

毛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金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翱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墟不爲彼以取寵榮顧乃爲此何哉時雍嘆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極吾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所能故能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塘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本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因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

陳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南海陳白沙常以周易疑義質于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來謁適雨中荷笠犂田相見延至家對牀信宿辨所疑

難白沙嘆服而去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司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力論而遏之遇歲眚輒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時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愁成都人將家裔也號飛霞不樂仕自負悶悶概人善詩文深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氏後改姓白氏自謂能點化己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陝務剿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唐一菴樞曰世不乏志士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不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多貧賤蓋特意興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天之所以

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愼乎哉

周孚先字克道潮陽人舉正德己卯鄉試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遇名山勝處輒命駕忘返或託諸謳吟以見志人莫測也久之入梅州之陰那山中不歸者數歲後還桃谿更不復出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隱操最高雖居通衢隣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

李孔修𢽾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其有得者衆競酬之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域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吳庭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修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孔修卒無子憲使李中少參王洙經紀其喪尚書霍韜葬之西樵山並志其墓韜謂白沙振世之志惟孔修張詡謝佑不失其宗云西樵人祭社以孔修配

楊□□字□□號澤塘故少宰止庵公之父也隱德弗仕隆慶初兩臺

使者察公行誼以詔書檄郡賜冠帶歲給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
推轂公禮成意公往謝公終不謝也江素有簡亢聲於士大夫間甚踽
踽顧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褻布衣節哉江乃紹介郡中
名流具威儀躡屐造公一望顏色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出也郡
邑歲時舉公猎賓公皆力謝蓋公門之內無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鑛
之議郡人洶洶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公診視公強爲一往
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夫郡鑛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
三省叢林深莽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實足以資盜今聚無賴以
掘鑛鑛灰揚而田稼傷土民必徙他日者鑛窮而無賴者不可卒散也
有挾亡命奸徒起而流剽如往年鄧葉之事耳是郡之大憂也公奈何
不虞郡病而虞身病乎守瞿然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寢前議
彭知州簪自稱石屋山人邑學士大夫郡縣長吏部使者莫不願結一
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俊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
于道羅太史念菴數數乘笱輿訪山中簪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

僮僕或私語謂貴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膿來耶築玩易草堂及臥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廓鄒先生特築行窩曬就草堂時時引石屋中劇談移日崖壁處處置盃與到取酒就酌爲大小罌樽令客自占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草堂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重繫小牌識之客驅魚淺水視浮牌惟意所欲取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悃款

李南所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嘗有詩曰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與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開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也

邢參字麗文長洲人誅茅附城之野每自杜門耽書賓客至或無茗椀有時薪火斷則亦自食冷物戶無寸田未嘗干謁亦不輕履友人之家雖素所厚者亦不享其一糲早年喪偶終其身不再娶又其祖用理亦高士也遺叱鼠賦凡鼠耗斁而在君無盆盎之粮賦何庸作談之可爲一笑稱高士者與其先相映云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嘗補郡諸生好爲古文詞試輒小利而又中更二大夫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仲蔚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產日以挫其配梁至洴澼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粱肉矣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嘗御氈毼稍及冬加以貂冒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譚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不飲酒頗耐食而其間於島渚間陶一拳石市餌果狎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直逸御史邵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仲蔚文以爲式而仲蔚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雁

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
已崑令王用章典與程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譚笑移刻然欲伺
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歎曰古所謂徵君眞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
爲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
□□□子行役關西管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林木蓊鬱見水
滏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
究也又問何能自造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可
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穀
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王瑛字伯珍海門人性嚴重不苟取予以太學生授府經歷不赴官日
惟灌園自給暇則讀書因自號曰野翁性強直樂人之善亦能面折人
過不少借顏色時人爲之語曰爲善不終莫逢野翁
杜淦江夏人自稱漢陽老人居水濱烈日笠首躬督耕墾嘗曰夫忍恥
入仕不因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爾顧我何如

歐陽堯安福人餙躬勵行爲郡諸生間出遊行歌于市羣兒攔街拍掌爭笑曉拱手緩行色不少動士大夫聞其名往謁見曉方操牛具田中辭曰牛假于鄰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臨老農請得畢事然後入客乃坐叢篠中俟犂田罷入其室以磚爲席出蔬湯一杯引至園中坐石上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故提學憲副繼芳之仲子也亦稱仲子嘉靖戊子舉於鄉數試不第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訃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自是息心世故矣其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泥洞庭遊君山樂焉嘆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若卽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着遯言十七篇遯者潛夫漫叟之謂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懽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山翁方外人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懽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

翩然若遺世獨立者喬世寧曰仲子有太史才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
韜欲以誥勅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
沈周字啓南世稱爲石田先生書過目卽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
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
爲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
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
崛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
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
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
矣先生固喜客至門相與讙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
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陝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
屨滿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
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

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年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言譽不已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

楊給諫士靈既得告歸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其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后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迴別當途非數候不

得見閹人非重賂弗與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尙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尙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旣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

羅贊善洪先所居沒於水巡撫中丞馬公嚴公前後所却坊值謀改築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旣推轂荊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於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荊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强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也得兄爲之卽比自效可也自贊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益與世削跡

林偕春字孚元號警庸□□□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參政爲史官日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詩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

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過戇誤塵華貴適者外轉勢固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顧者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安於心者僕釋屩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能乎否乎雖音操土風行乖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以爲不肖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糜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特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紓其紕繆輾然共適不待遠明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裹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

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稺篤衣冠之後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徇狗他人之面目乎今日視耳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酩酊讙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壯長而多病比入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巔採藝材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脩然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往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暮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徧文講太平之遺蹟漱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萃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

劉泉字應占南昌人隆慶庚午江西解元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嘗以編

修補湖廣參議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捷以覬應占柑腹遶舟行自相答問曰能出以捷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默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塲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遂歸

劉浙字君東泰和人號匡南一曰約我又曰約堂隆慶丁卯科舉人故太僕逢愷之子甫上公車輒與同郡鄒汝海僉憲曾子健大理探討名理而私淑王文成於是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觀察胡廬山司寇朱鑑塘諸公一代名流也皆折節下之君東故爲氣槪諸貴人爭欲致之不可得李文定公嘗得其禮闈遺卷蘄一晤曰吾一下第生而乃呈身相門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噪欲招之東閣滅影不往凡八上公車皆不第輒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煢煢骨立曰已矣二親見背綴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有司致公車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自

怡園亭榭花竹極幽人之致貯書萬卷金石篆籒寳墨名畫種種稱是客至把玩笑談流連竟日重觴累爼咄嗟而辦未嘗一以畧耻告也貽言累帙手編爲怡園雅集而自序之讀之令人有天際眞人想司空曾公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虛蓋實録也神宗皇帝始建東朝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諷之君東曰吾眞者已弁髦矣假者何爲唾地而去直指桐城方公奇其風槩欲表其閭疏薦於朝復倩友人力辭之乃已及卒里中士友爲易名曰貞靖先生人無間然先是太僕公嘗祀郡宗君東以孝廉終復獲從祀父子相繼爼豆宮牆亦一時盛美云

王百穀既棄太學生時閣臣請開局修正史趙文懿等數公咸推轂君君謝不應而直指欲以文待詔例薦君亦謝卻之自是益與世抹摋爲方外遊所居尊奉大士日展釋典行營葬地建廣長庵爲菟裘蓋沒而神明不亂云

朱同守光霽在西安日勤勞既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

勉留公不告而去飄然長往意歸白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既吐而復噉之理時郎報以陪點僉憲公曰即爲僉憲官味只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

盛英字世傑海門人剛介倜儻不肯下人卒業太學有高士之志謁選授縣丞不欲爲斗粟折腰遂投劾歸扁其軒曰見一終日讀書彈琴疎放自娛人稱曰見一先生

畸人

前言 闕

往行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珍玩築別業于茜涇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文學四方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

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屈以官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思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還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藁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楨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泰又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岩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淑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構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倨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

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嘆曰一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令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着蘋度供賓祭以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以永其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

楊維楨字□□會稽人父宏贈奉訓大夫知瑞安縣事維楨幼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遊學甬東鬻廄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權曰此顧不多于良馬邪躬為裝潢使之周覽晚年益曠達築園圃蓬臺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詞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

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婢彈合箏琵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嘗自稱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蕚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上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見九龍山涉太湖西浙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爲鐵笛子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欸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

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禮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邈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元鎮昆陽顧英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常自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峯峯服免褐之襹襹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嗡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籟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綵山之遊仙也耶

黎貞字彥晦號秋坡新會人同時五羊孫蕡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瀉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

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于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而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常自贊其象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孫賁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柩葬于安山之陽與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書者無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本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

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嘯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衒暴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戲遊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瑋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厲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將軍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邀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之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士事其

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已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有言生於軍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䛕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接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頡頏人稱爲二宋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宋公濂于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

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絡青絲繩立于江濱揖劉君而笑
且以語侵之劉君急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詫各取冠服服之竟
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
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同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
爲驩共酌酒而別厥後葉守南昌沒于王事章中丞病死劉封伯爵受
毒卒宋安置茂州獨方舟養高終于山林亦偶然之故哉方舟故簪纓
家自幼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
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
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
爲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
沒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率五
百口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煑藥死爲殯葬久且弗懈事平且送還其
家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
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鏤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

積之既久圓熟璀瑹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淮浙閒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耳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閒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乃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而元季兵亂益韜晦閉門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之所在

陳亮者長樂人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插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泛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溪漁子金陵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

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之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耳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叩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穀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穀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兒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讙聲撼數十百家辨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瞯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攝市人役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

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徵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孝孺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鈍挫其心彼誠有以眞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李贊善希顏歸隱之日在夾谷孔子廟授敎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頹領時或陶以酒或資以禳祈翯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荊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之賜也槩矱莫周鄉井罔識其天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乃卒忍煢以死

唐學正桂芳性嗜酒旣致仕歸私諡晉淵明爲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爲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陳兩先生圖祭享設酒漿

陳俎豆舉觴洊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識之者以

先生有託而逃之蓋佯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於時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人或牽其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者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通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既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牛車駕母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遊燕都

館秘書卿泰不華家泰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人冕曰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占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二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鵰鶱海怒讀者毛髮爲聳客至不爲賓主禮淸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來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失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我高皇帝取婺州時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宋公濂曰子受

學城南時見孟昺言越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問之即昺也昺眞怪民哉馬不惡駑不足以見其奇才昺亦類是矣

文皇帝靖內難姚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還吳中少師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之府衛將吏咸將從焉先生閉門不納少師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先生門門啓復闔之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者伏以聽或聞少師有悔辭者先生忽茗甌墮地下而仆口目俱歕少師乃退少師歸感明良相遭欲起先生夾輔文廟及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

太宗一日令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徑入夢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爲工部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去至外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

見而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卽一日間也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狷介不取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敝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淸坐而已其學自經史之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乃信手舉示不專翻檢文章古簡亦不苟作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舉人歷官柳州通判計偕日嘗受知於大學士丘濬濬嘗饋以豚項悅詣謝濬曰豚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豚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貽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

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王古直名佐字仁甫亦號鐵老居台之黃巖少為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并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忍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因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恆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悵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羣捽欲敺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敺敺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途竟被敺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

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宮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耶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矻矻不肯爲人屈類然意曠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李西涯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値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吳綸字大本宜興人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値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意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佯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騖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

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林之流耶創別墅二于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掇之必精藏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甌鬲灰承炭檛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味香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爲人治療亦多奇效邑有蜀山蘇文忠公居焉君與沈司空輩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曰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定海人家徒四壁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關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淩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必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候之因紀爲五館記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習繪事以心爲師無所繩模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雅樹崖與岸與俗寡諧日丐繪者戶屨幾滿非其人輒不應即素與之狎一言稍忤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朱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陳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廟嘗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日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皁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乃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皆動色上嘆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丐繪者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放之歸

郭詡字仁弘泰和人少習舉子業及壯棄去而極其能於畫南窺九疑踐衡岳轉泝建康東入吳越折而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墟觀禮容於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謂也其後肆意乎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其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寓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北

海杜董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謝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
傳淸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謝心
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蹀躞狂趨叫㬶跳號而去隆貴
笑謂之狂生竟不恠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啗以錦衣衛世官謝言平生
不任世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
遊皆其父兄行與天下有名之士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居引
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舉擇謝應詔重遊京
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豐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
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愼於交諾聞謝
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覩其狀貌各詣門下苟淸狂至無間昕夕與晉
門旣而謁入權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謝性難酒然
雚其人每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洒以故諸學士倍貯淸狂畫然不計
酬值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不報訊書語在交游集中先是寧康王荆
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謝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旁綴以鑌

維繫綻青絛垂兩綬如緌冠青絹冠冠左右有襌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韈足鞋宮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淸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飄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貿金錢豐生產怒毫去間爲躡蹻闌奕走馬豢猿放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常召與語公見其揭揭寡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餘種矣吾不可以與之俱蹈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己卯反大有端矣詡度其反必刦己居嘗默然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知權足解脫己王都御史名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王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欲往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門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介者乃僞虛無人雇窮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及其黨言得郭詡勝得一敵國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紿以好語入見有如此逛梗鍜殺之其人跡至武昌

搜及細微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極稱之曰鴻鵠横絕非淸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鄉里髮鬋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衢

顧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方種竹禾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淸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有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荊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恆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淸美則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

密之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有四年而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玉立美髯風神俊邁浪蹟江湖手槪軒逸十三讀老氏書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家去入太白山中因以太白山人爲別號旣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人士遂邈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爲詩先氣格自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不過假於詩而已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履迪悉不苟動中矩度衆稱隱君子云嘗隱居武林之西湖費文憲罷相東歸騶從過訪值其晝寢太初臥不起久之文憲坐益恭太初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訝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文憲出謂騶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慚而去

飛卿袁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祕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餅金懸

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于是萬事可捐唯積書藝菊不能忘情或時饘鬻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況其大者乎

徐霖字子仁華亭人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政至周伯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絳登神品餘若眞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恆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

共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

李北海風仁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忻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聞譽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山陰司馬公亟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耳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洒重於金玉武宗皇帝南還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之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許授美官會武帝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况花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僮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著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塲里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時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愼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

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舄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
最重之至爲館穀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卽之吳邀走燕趙卽
走燕趙朝諾夕發無蔕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愼言諾所善家事毫髮
不泄間兩家有惡語入耳必曲爲解分不作呫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
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飢渴凡諸故胥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
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
椎髻作仙人舞顧婆娑颯沓極盡姸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
躡陳節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
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自爲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
去乃已儲貨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賀顧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囊中嘗
滿三百錢値當意者卽解囊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悉與之錢無難色
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泰一人厚
善遂通其空理乃不欲歸故諸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
設一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況率皆授

謁於楊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櫛巾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然于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卒未嘗廢也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日涉園之勝甲于闤闠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登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銘鉤心鬬角朱簾翠幕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覯太史石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羅市前王臺謝館地相連朱雀門前朱雀桁鳳皇山帶鳳皇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棨戟高門卿相家山池曲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逕深知樂苑窗櫺池達似滄洲東晉香爐金篆字南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畫鄴侯書平泉樹名鳥波几逍遙日涉自成趣檝館烟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肩輿步屧花間入隱居坐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窗虛觀此詩亦可概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紈綺之習厭與俗人接對入航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

懷琳落筆無煙火氣浸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信名世貴精不貴多也中年皈依釋敎日究內典更號寶幢居士恆與名德老宿相依杜門掃軌治淨室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散步城南諸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齋會而已城市幾無清甫之跡矣

馬暠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立通衢居中平行遇深峻必舍舟車而從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展佛經香供跏趺咀誦振響人夾隄佇看不顧或稱以癡擊掌大笑遇鄙客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書專博鈔積甚富受妻家青田悉以與人有白菴集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驪體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曾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厲立薦之得隸名末幾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

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
典會試儲執巵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
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幸奬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
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
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
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當作悵悵詩允與其事
合蓋詩讖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
吾不能自持使所逮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體烏有矣
譬諸枯枝於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
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杜生者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
與兄嫂力田自養旣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
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隱地數丈周匝皆槿
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

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卽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旣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乃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差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己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卽與鄉鄰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擕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鄰翁遺抄本無題款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願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卽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曰村樸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悶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

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枉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飢倦爲菜羹餕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攜酒飲生生輙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巍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鄭曉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媿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史鑑字明古吳縣人自號西村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喜交游持信義患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獻何繇而行耶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各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目

爲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牀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宿僧舍一日忽冒暑過吳公家飲水數碗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

郎瑛字仁寶仁和人號草橋嘗爲文學弟子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寖以益富所資日以貧瑛無所顧獨敝大屋樹高廈列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獵華刺抉眇細摘瑕指纇辨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

童山人珮字子鳴龍游人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隲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慨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面峻削骨

立縣見人語訥訥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職
嗇周身之外贏不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
若已負德於人惟恐語及也子鳴旣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邦憲
嘗一識於逆旅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
山塢山人不識太守鹵薄皆擁門瞯觀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拌
蕨菜虀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或莫測何謂子鳴久
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爲太守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
太守急欲捐俸爲子鳴壽難發言而子鳴嘗自謂曰久甘田中食不憂
餒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子鳴不得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覆絢
而從客所呼寒者卽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得少羨輒
付義施族指衆而育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給舉子者又以貧不能
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供
養蓋貧士蹙額所不忍餓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歸而
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寖劇卒

年五十四

黃姬水字淳甫長洲人父曰省曾以文學著聞□□□□□舉人不就試姬水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與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淸曠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颼飀響若空山先生擕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五岳者乎毋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而鉅麗者怳然閉在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復辱長者或强爲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筐篋書而去遍履支硎諸山不可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緋也得毋貴人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饒我以濟勝之具不跂泰我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有子顧欲奪其所有而强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諜諜

矣客又曰尙同固非眞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其我倫芒敗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島夷作釁先生因攜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靑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惡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卽最能詩者爭下先生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羸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委宛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旋自惟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絀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淸冷素侶爲開一經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婉逸每衣儉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

自遠不必山水自後人始知重陸山人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初爲邑諸生胡少保安憲總督浙江聘爲記室父總籍貴州龍里衛戍鄉薦渭性通脫嘗與羣少年晚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惧誅皆無敢仰視者而渭則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實矯節自好無所固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波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人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賴禪又去扣于禪久之人稱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于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不得兩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儲數椽儲熟粟者

十年一日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己深以爲安其等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己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人文士以入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之交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從遊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之元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人言曰吾殺人當殺頭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一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實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

所嬖私裝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躬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繪者値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飢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華莞破敝不能再易至籍藁寢年七十三而卒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方諸朱氏云

吳孺子少君蘭谿人名號屢易大父明鄉薦父一源以歲貢皆有文名而不及仕家故貧父課以舉子業而不悅也課以詩而悅尤悅杜少陵詩比父喪妻子連喪而無家矣乃担簦履蹻從人間問饗餐而性介傲物甚恥受人炎涼間亦自悔至嚙指忍之而不可得而交游盡元美兄弟趙汝師等名流未嘗不披心深相善也尤好山水曾遊天台雁蕩月餘絕食至啖蘆菔以飽爲詩任本眞韻短意長不稱意又喜畫鷄鶩蘆藻等幽峭閒適懶甚不能數也晚而好道又好佛但浮慕而不能尋入虛無眞際識者病之偶與虞部章公覲少宰孫以德友善而孫更嚴重之故依至二十年而以疾臥一故廬逝去年八十有二以族人之子爲子

云督學使錫山鄒迪光爲志銘大略曰山人習懶而好游好游而忤物使酒而不善酒恆棄妻子而重哭一破瓢即山人一身已相齟齬而欲世之不齟齬我得乎然而山人翼翼螢螢不自謂也食息人間而去人間遠矣

鵝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晚徙居江陵之天鵝池故名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亡貲家益貧然性嗜酒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書好稱說古今義俠事又能挽彊馳騎間爲小詩輒自喜又稍稍通給事里中盡目爲狂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遂委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最

髮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涉吳會放錢塘天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詣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繪則日擔粟詣寺以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山且陡樵蘇所不至山鬼夜出侮人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予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始恨知生之晚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泝三巴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薰中丞者得其所題酒市中絕句詩强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中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

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予之飲食歡相道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沙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居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遻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語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獲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芡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嘉定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高自任物色之始匿不欲見守至再乃見明日生戴紫簪冠衣厚繒初報謁据守上座往來廨中而守之僚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守胡紿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蓐傴僂壁下守笑曰若欲爲竊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齎乃詭爲羽裝手指一鉢裹敗

衲而行乞于途自江陵繭步數千里來嘉定人以爲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某者亦以守客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而東遊海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生于海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乃不復彊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吏議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又爲人倨衆將甘心焉始守所受生室故宗人產貨之值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后或攘之爲密置數語於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遼王之隙誣王奪而予生訟之官官覆契尾鈐驗曰乃以室還給生生久在遼王所絕不干用事者比遼王常召生遊則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笑以悅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飮至大醉目不流盼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爲斂容生之不及于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以分瀹宋鯨而自攜少貲

逍遙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爲名高生不許可少年銜之亡所洩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仗奴箠擊之幾死尋賂縣官賈某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懾㫼令威莫敢開言比出境而陰生行賵䟽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之人而斥一童子使去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

陸治字平叔長沙人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凡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割蜜脾劚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剝啄如不聞矣

孫宜字仲可嘉靖戊子湖廣舉人父繼芳提學副使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嘆曰與吾熙熙攘攘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

已乃搆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兄遊覽甚讙也時復招故人門人遇山翁方士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歡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益暮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

王山人松陵人初名光胤字叔承既以字行更字承父已復字子幼更名靈嶽號崑崙山人山人豪于詩善酒而好游然獨以志節重少孤從伯兄受博士業弗好古文詞以貧贅婦家有所不快則攜婦別居奉其母而身與所善商生陸生西游踰江淮泝河遵太行王屋止鄴鄴中王稱好客客或言山人山人睨視王毿頭沉沉客見必擊跽蒱伏弗屑也去之齊魯並海抵燕縱觀闕下客淮南李少師召麓所使草應制祝釐詞謝弗得而日探西苑中奇秘爲漢官雜曲數十首據梧而吟中消或飲之酒輒淋漓大醉或諷使少戢不可遂解去而遵吳于范伯禎海陵顧益卿梁溪陳負父胡原荊于公車爲石交數問荊卿漸離故所擊筑

和歌處歷覽京西諸山益任放爲俠來相指目爲狂生山人自謂非狂已憬然悟歸其家省母奉終事而原荆適罷侍御歸相與挐揖大江登金焦轉入荆溪汎大湖徘徊武陵湖山間其詩有吳越遊已赴益鄉于閩涉延津七召禱九鯉湖訪武夷君窮其勝有荔子編還而過貞父臨洞庭窺衡湘九疑捫太和山絕頂有瀟湘編伯禎官司成邀之金陵益卿徙括倉邀之天台鴈宕而山人病甚幾不起尋以母氏戒節飲簡出爲家山之遊常乘扁舟字曰青蓮舸吟嘯其中出不爲向返不爲日聞奇花珍果佳泉石所在必赴赴必累旬月往來不離吳越間其詩有後吳越遊又數年益卿開督府念舊固要山人乃取道泰山觀日出造孔林飲太白酒樓暫憩都門尋並塞蹐五台禮文殊道場乃歸有嶽色編是時山人年及耆足跡半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往往擁篲潄席延爲上客而山人性簡亢不能婞婀下人意所不可卽貴勢面折無所避所善故人貲之遊纔給而止卽貧困未嘗干以私干旌使者以見山人不能致或迫見之亦不答徐善長令松陵武昌吳明卿過之謂曰邑

中有高士寧識之乎善長遂折節交山人恨相見晚而山人亦不以屑意其高潔如此性好飲飲可一石而醉謔歡笑常傾其坐客或虛謂山人君貌類胡僧多笑昔有布袋和尚君似之矣山人欣然曰是善我劇作長歌以解嘲鄰翁田叟一菜一鮭相過從不厭是謂易親逆旅傾蓋談鴨飲而罷不通姓字是謂廣達而至于生平北曲謳謠新聲雜擁柔曼竟酒無所狎昵其于內行甚備事母孝事伯兄謹常周其乏其他赴義慷慨惟恐不逮同游商生死鄰所與客淮南者李生死都下其營葬皆出山人而原荊死時家不具饘粥山人大慟爲經紀其喪規致賻贈仍授業其二子人以比之原巨先云其爲詩觸景匠心抒所自得不喜爲剽剝酬應語而欲行者篇尤爲詞家所膾炙語在王元美兄弟詩敘中晚歲稱呂巖眞人及龎蘊居士頗嚮意仙佛屏去一切嗜好作蜕乘以示諸子自號夢虛道人謂尊元神者不必朋儔蘊丘壑者不必山水融性情者不必酒醴會精華充理道者不必聲譽噫山人蓋深于道者詎獨詩豪已哉申文定公嘗爲山人傳曰山人才高而氣雄行修而節

立赴義若嗜遠勢若浼嬋蛻鹿壚而時自放于詩酒泉石之間沈寘爲嵇阮汗漫爲禽向狂不爲慧俠不爲恣仙不近詭誕禪不入枯寂其末也幷以詩爲章而欲逃之所謂逸人奇士非耶

鄭天佑字君作□□人號顛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貴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値也給如之至其孫貴乃召而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値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悄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毦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